

俄乌战火中看人权双标

廖省·林越

俄乌开打50多天了，俄军并没有“速战速决”，战情势将进入持久战，伤亡在不断攀升，难民在仓惶逃命，谈判却反复纠缠……分析认为，这是幕后大国政治的盘算，背后有太多的利益纠缠，一旦战争偃旗息鼓，就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损害很多人的利益。

《亚洲周刊》16期笔锋《乌克兰战火不熄的兴奋剂》评论：“西方领袖纷纷访问基辅，从欧盟领袖、德国前防长冯德莱恩到英国首相约翰逊，都飞往这个俄军刚撤退后的乌克兰首都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西方的军火也源源不断的送达。”蛊惑乌克兰放手干！

还说：“乌战成为西方内部政治的一个兴奋剂，牵涉庞大的利益链条。美国军工企业在这次战争中，股票飙升成

为庞大利润的来源。”还有鲜为人知、专做媒体“第四权”网络安全的莱多斯(Leidos)公司、CACI公司等，获美国防务合同，股票最近也水涨船高。

历史不应忘记，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曾警告说，美国政治会被“军工综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所控制。这位二战时指挥欧洲盟军的统帅，深知战争机器背后的银弹是威力强大的“无形炮火”，会毁掉一个国家，甚至可能毁灭整个世界。而美国政治的决策机构已被军工企业的特殊利益所左右，乌战变成了大发战争财的“机会”。可怜乌克兰人民成为受害者，难怪军火商被骂作“死亡商人”，在平民的痛苦中收割暴利。

拜登今年中期选举不被看好，但他借乌战的势头，企图获得更多民意支持，将国内问题“外部化”，把一切归罪于普京。在民粹政治的氛围中，这招已是政客的拿手戏了。

拜登的政治大棋局是要借乌战制裁并掏空俄罗斯。但欧洲的天然气、石油都高度依赖俄罗斯，一旦弃用，会使国内通胀飙升。如今欧美各国商品价格已不断高涨，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加重语气，拜登于12日公开谴责俄罗斯在乌行动时，首次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指控明显“升级”，还将美国昂贵的油价称作“普京价格飙升”。虽然白宫官员迅速澄清，但此类言论无疑会加剧美俄之间的裂痕。路透社还报道，五角大楼13日将接待美国八大武器制造商的负责人，讨论如何满足乌克兰队武器的需求，准备“长期战争计划”。

《华尔街日报》12日称，普京被问及有观点认为美国准备与俄国斗争到只剩“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时说：“美国有人这么说，我们也有人说这么说。实际上确实如此。”，他表示乌

方偏离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这是普京自上个月以来首次对乌克兰战争进行的评论，他坦言，和平谈判已走进死胡同，并承诺他的部队将继续战斗，直到完成任务。

美国强烈指责俄罗斯，但对乌难民问题却只假惺惺地说：“如果乌克兰难民真的来到这里(美国)，我们将张开双臂欢迎他们。”路透社提问：“为什么美国3月仅安置了12名乌克兰难民？”联合国难民署称，至今有超过465万乌克兰人逃离本国，是二战后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美国多年来在海外发动的战争催生大量难民，欠下无数“人权债”。

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显示，美国近20年发动的“反恐”战争已夺去92.9万人的生命。越南政府估计多达200万名平民在越战中死亡，有些是被美军以“打击越共”的名义集体屠杀的。《纽约时报》称，美国一直隐瞒其海外军事

行动实际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

在“后9·11时代”，美国发动的战争保守估计至少造成3800万民众流离失所，而实际人数可能达5000万以上。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造成约1100万阿富汗人沦为难民，35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近2300万人面临饥饿，其中包括320万名5岁以下儿童。

讽刺的是，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2021年人权报告”，自诩对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真实、客观和全面的说明”，却不提自己在新冠疫情、暴力犯罪和警察执法的人权。美国“枪支暴力档案”4月12日的数据显示，今年枪支暴力已造成11896人丧生，9486人受伤。“人权灯塔”的美国有最先进的医疗条件，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的重灾区。

伦敦大学教授科斯塔斯·杜兹纳指出，美国的“人权报

告”是为了“利用它们作为贸易、援助和外交谈判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经常以“国际社代理人”自居，但它所谓的人权，根本不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而是为美国霸权背书的“人权”。

《环球时报》报道，世界正逐步揭开罩在美国脸上的一张张面具。面具上刻着和平、自由、安全、团结、科学、人权、秩序等字样，掩藏着充斥欲望、贪婪和霸道的真正面目。美国戴着这些堂皇、骗人的面具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动荡、灾祸与不安。

联合国难民署最近报告，叙利亚难民连续6年超过61万人，现仍有560万叙利亚人在邻国避难，占战前叙人口的26%。美国挑动叙利亚内乱，但有多少难民被美国政府接收了呢？《纽约时报》称，6年来美国只接收了不到2.3万名叙利亚难民。这就是美国的“双标”！

我与《唱和诗》结缘的故事

廖省·苏歌

当年升上初中后，我开始阅读课外书，因喜欢吴炳贤(白羽)老师教的历史课，所以也喜欢上有历史背景的梁羽生武侠小说。书里头有不少诗词，引人入胜，看到心仪的佳句，我还会抄下来。

父亲见我对我诗词有兴趣，特地买了3本上海新华书店出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给我：《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经过悠长的岁月颠簸，没想到这3本诗集还保留至今。

踏入打工生涯后，有多余的钱都会去买书，除了一整套的金庸作品集，35部梁羽生作品也收集了30部，最喜欢的是《萍踪侠影录》，第一次读到的诗就是这部作品的卷首词——调寄《浣溪沙》：

独立苍茫每怅然，
恩仇一例付云烟。
断鸿零雁剩残篇。
莫道萍踪随逝水，
永存侠影在心田。

此中心情谁倩传？
金庸先生别出心裁，使用自题词句作为《天龙八部》的回目，而梁羽生先生也是古诗词高手，其小说的回目都是自题的两句诗，是每个回合故事的精华，几乎他的每部作品都有自题的诗作，比如《白发魔女传》卷尾的《七律》：

别后音书两不闻，
预知谣诼必纷纭。
只缘海内存知己，
始信天涯若比邻；
历劫了无生死念，
经霜方显傲寒心！
东风尽折花千树，
尚有幽香放上林。

曾经参加过台湾中华函授学校，选读了一科《古典诗歌欣赏》，虽然10课讲义读完，但还是搞不懂“平仄”，对写诗根本无从下手，只能“望洋兴叹”！

之前也学写过一些打油诗，只是写出想表达的东西，尽可能押韵，如此而已，不登大雅之堂。

2021年8月23日，《砺河桥》李庭蕓主编发来一首孙国静老师的题诗《赞袁隆

平》，邀约我唱和。我坦言平常读诗只是欣赏用字遣词押韵，但不懂平仄，现在想写，一时感觉好难啊！

她鼓励我，不需要写得多美，对平仄就好，并发送给我写平仄诗的格式，详细地讲解，如何分辨一个字的平仄，以及如何押韵等；还发给我刊登过的《唱和诗》作参考，令我茅塞顿开，于是开始提笔试写人生中的第一首格律诗。

自己动手写诗，蓦然间明白了唐朝诗人贾岛“推敲”的真谛。李主编为我把关，指出需要修改之处，折腾了三天，总算完稿了。她说许菁是我老师的老师，而我是她的学生，那么许老师就是我的太师爷咯！

她把拙诗转呈给许老师过目，没想到得到许老师的赞许：“写得很好！一个字都不需改！”

接下来的唱和诗就没那么顺利了，因为有些题诗不是我所熟悉的话题，绞尽脑汁，遍搜枯肠，仍然错误百出，所幸许老师不吝赐教，给予斧正，让我从中学到，获益匪浅。

经过半年多的摸索，感觉稍有寸进，经许老师修改的部分也越来越少了。今年3月6日下午，忽然接到李主编发来简讯，正在恭请许老师找文友写《俄乌战争》题诗，也邀我试一试试。这一次推敲不太久，晚上九点多就交卷了。她转呈给许老师过目，有幸得到许老师的认可，让拙诗作为主题，真的是愧不敢当啊！

许老师通过李主编发来简讯：“您好！以后请勿再提什么太师父，外面的人听了多不好！大家一起学习古典诗词，勿分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是一个难得难再逢缘盛缘，应该把握良机，好好珍惜才对！”

我赶紧回信：“遵命！我心目中的他是张三丰真人！”

我的“复校梦”

雅加达·张杰

回首当年，我们风华正茂地进入母校，大家一起学习了十余载，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回忆。我们怀念往昔幸福的学习时代，怀念诲人不倦的老教师们，怀念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母校……

岁月不饶人，年华似流水，如今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许多老师、校友都先走了。回首往事，我们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且喜暮年大家还学习孜孜不倦，圆了“多种学习梦”！

先华校友们，你们都是好样子，都是最棒的，相信有一天，我们终能实现重建先华学校的“复校梦”。

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苏北先达华桥学校校友离开母校已过一个甲子。以往几十年来，我们先华校友会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团聚联欢，以联络感情。印尼各地校友、世界各地校友，如中国内地与香港部分校友，也都会来参加聚会联欢。

因受疫情之影响，先华达校友已两年多没有聚会了。各校友只能通过网络平台在苏北先华校友群组里联系，彼此都有一颗关爱的，都能抱团取暖，同心同德，相互帮助，同学之间情谊能维系至今，是先华校友的一生缘分，相信这缘分能直至永远，永远……



助力印尼足球队

1951年3月4日至11日，印度新德里主办第一届亚运会。印尼方面表示将参加此届运动会，包括足球项目。然而，却遇到了一个难题。根据亚运会组委会规定，国家足球队只能派参加过全国性赛事的队员参赛。

当时，印尼正处于政权过渡阶段。1950年8月17日，印尼联邦共和国正式解体，成立了印尼共和国。在过渡时期内，荷属东印度足球和印尼足协分别举办了两次足球联赛。以雅加达为例，荷属东印度足球旗下的巴达维亚足球队和印尼足协旗下的印尼雅加达足球队就分别举办了两场比赛。因此，许多服务于其他足球俱乐部的优秀足球运动员都曾参加过荷属东印度足球联赛，因而不能代表印尼出征亚运会，直接导致印尼国家队整体实力的下降。这些球队都来自雅加达地区，包括群力队、



荷属东印度足球队在1938年的足球世界杯赛中对抗匈牙利队兰斯

华人与印尼足球运动 (2)

伊斯干达·尤素夫 (ISKANDAR YUSUF)

中华队 (Chung Hwa)、大力士队 (Hercules)、玛尔撒队 (Maesa)、荷拉斯队 (Horas)、安汶青年队 (Jong Ambon) 和邦加勿里洞体育协会 (Bangka Belitung Sporting Association, 简称BBSA)。

为此，印尼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兼邦加勿里洞体育协会主席温敬多 (Boen Kin To, 又名 Tony Wen) 与邦加勿里洞体育协会秘书杨建日 (Yo Kian Djit, 又名 Kadir Yusuf) 一道主持邦加勿里洞体育协会理事全体会议。他们一致同意邦加勿里洞体育协会退出荷属东印度足球联盟联赛，改为加入印尼足协联赛，以便邦加勿里洞体育协会会员能代表印尼国家队征战新德里亚运会。然而，由于印尼足协还没有国家队教练，他们还需找到合适人选。

温敬多问杨建日：“你

觉得谁有资格担任备战亚运会的教练呢？”杨建日想起他年轻时认识的一位朋友。1935年，杨建日曾在新加坡勤工俭学。当时，他是邦加中华足球俱乐部 (Bangka Chinese Football Club, 简称 BCFC) 运动员，而他的朋友朱成贵 (Choo Seng Quee) 是邦加中华足球俱乐部的退役运动员，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赫赫有名。因此，杨建日邀请朱成贵来到雅加达。

几天后，杨建日在雅加达格罗腰兰机场 (Lapangan Terbang Kemayoran) 迎接朱成贵的到来。朱成贵在杨建日位于打满沙里 (Taman Sari) 的房子住了一晚。第二天，杨建日、温敬多和朱成贵前往印尼足协办公室，与协会主席玛拉帝 (Maladi) 见面。朱成贵被聘为印尼备战亚运会的国家足球队教练，也是印尼历史上第一位国家队的教练。

之后，印尼国家队正式成立。其中，有六名邦加勿里洞体育协会会员入选，分别是达科伦 (Dachrun)、凯尔鲁汀·西勒卡 (Chaeruddin Siregar)、阿登 (D.Aten)、浪兰·雅丁 (Ramlan Yatim)、马克伦·夏姆 (Machrum Syam) 和索列 (Soleh)。

在1958年亚运会上，印尼再次以小组资格赛2-1和银牌争夺赛4-1的比分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在1958年亚运会中助力印尼队夺得铜牌的华人运动员有潘善龙 (Phoa Sian Liong)、郭杰锡 (Kwee Kiat Sek, 印尼名 Arif Kusnadi)、张鑫章 (Thio Him Tjiang) 和陈龙虎。

在接下来的年代里，印尼足球队无力再创辉煌。迄今为止，印尼足球队所取得的最佳成绩依然停留在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上。由于第一轮的对阵南越退出了比赛，印尼不战而胜，直接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印尼以拥有诸如列夫·雅辛 (Lev Yashin)、伊戈尔·内托 (Igor Netto)、爱德华·斯特列尔佐夫 (Eduard Streltsov) 和瓦伦丁·伊万诺夫 (Valentin Ivanov) 等传奇性选手的苏联队正面交锋。

在1956年9月29日的比赛中，印尼队派出了毛威·赛兰 (Maulwi Saeran)、凯尔鲁汀·西勒卡 (Chaeruddin Siregar)、苏纳尔 (Sunar)、雅雅 (Jahja)、西迪 (M.Sidhi, 队长)、陈龙虎、阿昂·威达沙 (Aang Witarsa)、郑山龙、达尔玛迪 (Darmadhi)、马英兴和苏吉约诺 (Sugiono)。遗憾的是，印尼国家队以0-3的比分输给印度尼西亚队，止步四分之一决赛。印度尼西亚队最终以4-0的比分大败印度尼西亚队。可惜，最终以2-4的比分输给中国队，止步半决赛。

而在这次比赛中，苏联队实力碾压印尼队，以0-4淘汰印尼队 (参阅 Jusuf, 1982)。苏联队最后赢得了墨尔本奥运会足球冠军。然而对于印尼足球队来说，这场比赛虽败犹荣，也是印尼足球队在奥林匹克赛场上的唯一一次表现。Fifa.com 网站甚至称赞印尼队的表现为“奥林匹克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之一”。

印尼在1958年芬兰世界杯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当时，印尼刚刚在亚运会中夺得铜牌。在小组资格赛中，印尼与中国同组，同组的澳大利亚刚刚退赛。此次比赛于1957年5月12日在伊卡达体育馆 (现印尼国家纪念馆) 举行，印尼队以2-0的比分打败中国。在北京主场时，中国以4-3的比分扳回一局。因此，必须在中立立场举行附加赛。比赛于1957年7月23日在缅甸仰光举行，以0-0的比分告终。印尼最终以5-4的总比分赢得比赛，夺得了小组第一名，进入了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比赛中，印尼与以色列、苏丹和埃及正面交锋。由于政治因素，印尼政府向国际足球联合会提出申请，要求与以色列的比赛在中立场所举行。然而申请遭到国际足球联合会的拒绝，于是印尼选择退赛。从此，印尼再也没有参加四年一届的世界杯。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